

从刘铁男看“一把手说了算”

李妍

今日论语

被实名举报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刘铁男在位时,重大事项决策是一个人说了算,即使在批复、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文件,也要经他审批。

刘铁男落马后,有分析认为,他被实名举报是导火索,而与审批项目有关的寻租行为,才是纪检部门调查的主要内容。对于能源项目审批,被举报前后刘铁男的态度完全是两重天:被举报前,刘铁男对项目审批管控甚紧,“项目单位不做工作不画圈”;被举报后,刘铁男对能

源项目审批的步伐和节奏明显加快,卸任能源局局长前3个月,新审批的能源项目在50个以上。

只是,不管是紧是松,其实都说明,刘铁男始终轻松掌控着能源审批的话语与节奏,审批是快是慢全看自身所需。如果说,在被举报前,刘铁男严卡审批或只为等待项目单位“做工作”,为权力转化成利益寻求输送渠道;那么在被举报后,刘铁男加快审批步伐,或也只为最大限度地实现未来的期权腐败。

也许,正因为为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国家职能部门是“一把手说了算”,才让被举报前后的刘铁男始终能把控审批实权,把权力轻松转化成利益。作为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分管经济运

行产业协调、财政金融,直接负责能源项目审批,坐享一把手大权;被贴上“大总管”“第一大部”标签的国家发改委,更是坐拥天量的审批权。当两个条件叠加在一起,“重大事项决策一人说了算”的刘铁男动用手资源寻租,把审批权变成寻租权,把手中的签字笔变成权钱交换的笔,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审批的标准模糊,又缺乏集体论证、公开审核的机制,一把手就可能成为“一霸手”。据报道,在电网规划问题上,能源局曾按国务院要求成立电网专家组,但专家组成立后,却并没有开展工作。刘铁男表面上表示尊重各方面专家意见,但在批项目时仍然我行我素。

这说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

导致绝对的腐败。要想让包括“一把手”在内的官员“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当务之急就是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把权力运行放进约束的框架。这方面,国务院机构转变职能,要求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最大限度减少对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或指出了改变的路径。在另一方面,让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也能有效减轻“一把手说了算”的权力垄断,从而减少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机会。

试想,如果在刘铁男的审批道路上,专家组的集体论证能发挥作用,任何审批也需要有公开、透明的审核,能源项目审批还会沦为“一把手说了算”吗?

新民随笔

米兰·昆德拉之“轻”

张晓然

到了布拉格,你想不“艺术”都不行。导游把前来游览的人们一会儿拉到音乐家德沃夏克的墓前,这里有精美的雕塑,他的故居还建成博物馆供人参观;一会儿再带你到音乐家斯美塔那矗立在伏尔塔瓦河畔中心地带的塑像旁,每天路过的人们都在瞻仰他;晚上吃饭,去风行世界的“好兵帅克”餐厅,“帅克”的作者哈谢克是捷克人的骄傲。而在城里转来转去,都会遇见伟大作家卡夫卡的纪念馆、博物馆、书店等。还有作家赫拉巴尔、克里玛等,都常挂在布拉格人的嘴边。

可在我脑海里,还有个人,也在此地受到格外尊重,他就是享誉世界的作家米兰·昆德拉。怎么没见提起?当中文版的米兰·昆德拉作品封面、百度搜到的词条都注明他是一名捷克作家时,布拉格人似乎已经把他淡忘了。在城市的街角小巷、广场内外、桥上桥下,看不到这位著名作家留下的痕迹。交谈中也无人提起他。原来,他在1975年离开了祖国,再也没回来,让捷克人对他伤透了心。

捷克民众热爱艺术像热爱自己的生命。尽管世界文坛一直将卡夫卡列入奥地利作家,但捷克人不答应。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在布拉格创作了《变形记》等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凭什么是奥地利人?就因为卡夫卡的成长年代,布拉格尚处于奥匈帝国?可他逝世前,捷克已经建国。他就不能被留在国家之前的历史里了。

但米兰·昆德拉跑到法国并入籍,捷克人就不想念他了。布拉格非常珍视与米兰·昆德拉同时代的作家克里玛。两人在1968年苏联坦克入侵的“布拉格之春”,书都被禁止出版。后者虽然当时全家在国外,却在国家危难之际,赶回来了。后来被美国的大学邀请去讲学,又回来了。而米兰·昆德拉却选择了离开。克里玛说,对于作家而言,“在国外就像割掉了自己的翅膀”,只有选择自己的民族,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

当然,在国外也可以有成就。米兰·昆德拉的名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就是在海外创作的。但他用的还是母语,写的还是自己国家的生活、思考。他始终离不开祖国的影响。后来他尝试用法语写了两本书,就再无人提及。如今,虽然他已成为世界性大作家,可同胞却把他遗忘。

“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拷问法律保护

新民网论

判断立法的善和优,要看其是否对弱势群体尽到最大的保护,对行恶者给予应有的惩罚。针对幼女的性犯罪一再发生,相关罪名也受到不断质疑,这都在拷问我们的

法律,能否尽到保护少年儿童的责任。

(堂吉伟德 全文刊新民网,网址 www.xinmin.cn;相关报道见A13版·中国新闻)

5月8日,海南万宁6名小学女生被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及一名政府职员带走开房。万宁警方称,六名女生没有被性侵,检方已介入。家长则质疑鉴定前后矛盾。

有着校长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光鲜身份,却干着带幼女开房的恶行,“禽兽,请放下那姑娘”已然成为公众之怒。面对如花的年岁,面对幼稚的面容,面对娇小的身体,其行于于情何在,于理何在,于法何在?一系列案件表明,加强法律保护刻不容缓。从贵州习水“嫖宿幼女”到陕西4名村镇干部轮奸12岁幼女,此类案例在多地都有发生,其中不断被热议的,还有“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

幼女被伤害,且实施主体多有公职人员,这背后不仅有权力的嚣张,也有法律的漏洞,使未成年人的权利无以获得保障。嫖宿幼女罪,是指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行为,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高可处15年有期徒刑。而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从重处罚,如果符合法定情形最高可以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很多人质疑,“嫖宿幼女罪”给性侵幼女的行为开了“法律天窗”,使犯罪者敢于伸出罪恶之手,并利用法律为自己“漂白”。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认为,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规定自相矛盾,容易造成执法混乱。



对付白骨精 就打110

电信诈骗“演技”持续升级,骗子添加警车警报声当通话背景音,“银行卡升级”“接受财政拨款后查证”等新型诈骗词汇已取代“安全账户”。

天呈 画

权威声音

调整机构、转变职能,可说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件大事”。近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再次彰显改革信心与决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坚决打好攻坚战。

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133项行政审批事项……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改革的重拳可谓势大力沉。这场“自我削权”的改革之所以如此坚决,不仅因为中央高度重视、政府庄重承诺、社会广泛关注,更因为它涉及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道出“头号改革”的深远意义。作为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转变政府职能”承担着政治与经济的双重使命,沿着这个逻辑,放权与限权,必然“不可逆转”。

实际上,这一过程早已开始。从党的十四大以来,政府机构前后七次规模较大的改革,无不围绕放权展开。1982年国务院机构达100个,而现在这一数字是25个,“煤炭工业部”、“外经贸部”等成为历史名词,都生动地表明,机构改革、职能转变的过程,就是政府管得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小的过程。

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对哪些权力该“放下去”、哪些该“管起来”,有一个逐步探索、不断校正的过程。我们有过“一放就活”的成功实践,也

有过“一放就乱”的深刻教训。医疗、教育等领域“过度市场化”的倾向,食品、环境等方面“监管不到位”的缺失,提醒我们,政府转变职能必须有放有管,有退有进。放下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住的事,守住那些应该管、能够管、必须管的事,处理好“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关系,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稳健前行。

回首过去,改革的推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一次次对上层建筑提出新的要求,实践中不断深化的认识,推动着我们党转变政府职能的步伐。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历程,正是逐步划定政府与市场边界、逐步厘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过程。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协同推进”,已经

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特征,体现着改革者的敏锐洞察和深刻自觉。

从这个角度看,在发展的关键时刻、改革的重要关头,大刀阔斧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确为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务实之举。这不仅包括政府职能的再次调整,更是包括政治、经济等领域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棋子。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这一改革“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必然要求”。以改革促进转变、以转变推动改革,进而找到政府、市场和最佳衔接点,为权力划出一个明确的边界,这何尝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招?(人民日报评论部撰稿,原载今日人民日报,本报有删节)

新民新语

黑暗料理

华心怡

吃,一直是件大事。

周日上午去庙淘旧书,看见附近梦花街的路牌,立即想起了“黑暗料理界”榜上有名的梦花街馄饨。从小到大,上海人的家常食谱里,荠菜大馄饨,鲜肉小馄饨,热气腾腾,满满都是家的味道。梦花街馄饨的最大噱头,是每天营业三小时。从早上六点到九点,过时而闭。并且七点之后,大馄饨尚有存货的概率,不超过30%。网友点评:“肉质新鲜,弹性十足,猪油飘香,吃一口,就想起妈”。

黑暗料理,大多镶着一条闪光的“银边”。梦花街老板娘是下岗三姐妹,每天清晨3点不到就开始拌馅料包馄饨。一天用掉60斤猪肉、两包盐、一瓶酒,千余只馄饨扎扎实实下锅。她们并没有搞搞大的野心:“只要能让日子过得宽裕点,就满足了。”连愿望,都是最朴素不过的。

黑暗料理在吃货中,颇受追捧。肇周路长脚汤面,复兴路的大肠面,安远路的螺蛳粉,丽园路的柴火馄饨……最近的一次,朋友带路去了沪太路大场镇隐于城南建材市场里的兴龙酒家。老板做的是木材生意,每天从福建长途运输而来的副产品,就是时令海鲜。你需要鼓起勇气才能走进这装修简陋、环境粗鄙的食肆,但每一口梭子蟹的鲜甜,象拔蚌的丰硕,海鲜泡饭的凝香,足以抵消种种“黑暗”带来的逼仄与不适。

黑暗料理难登大雅之堂,他们或打着街边的游击战,或安于陋室的低门槛。这一群体中的大多数,还存在食品安全的隐患。其中,偶有异军突起成为个中翘楚的一小撮,相同之处在于店家的真心实意。对他们来说,起早贪黑间,这门营生,扛起了他们自己的家园梦想。好食材,好手艺,好心思,黑暗料理的“富丽堂皇”在于平常味道中,贴近记忆的幸福感。

人生旅途,是寻找与回忆的交替更迭。坐标原点的悸动,成长段落的温存,都有一种味道作为见证,视为纪念。这也是黑暗料理以廉价吸引低消费人群之外,拥有一批白领追随者的原始动因。街头巷尾那熟悉的气味,已不仅仅是食品,而成了拥抱旧日情怀了。

放下葡萄酒夜光杯,偶一夜,夏夜里直击“黑暗”,月盈盈,风飒飒,车水马龙,知了吟歌。在别人的创业梦想中,品味自己的往昔,旧时滋味,百般好。